

# 滕肖澜:写暗流涌动的生活更需要克制



滕肖澜 受访者供图

《心居》是作家滕肖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于2019年底在《收获》首发。

时隔两年多，最近因电视剧《心居》的热播，观众对集原著作者和编剧于一身的滕肖澜予以了颇高的关注度。继《人世间》之后，《心居》再次证明了文学作为“母本”能够为影视剧提供的能量。

房子是这部小说的叙事原点，但滕肖澜很明确地说，房子只是一个媒介，《心居》的内核是写人、写人心。如书的腰封上所写：“生活便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不倦地活着”。

从33岁成为专职作家，滕肖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书写普通百姓的生活。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自然而然从日常生活入手，在创作中“贴着血肉”，从最平凡的那些人物身上发现他们的光芒，由此也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曾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日常生活并不好写，滕肖澜说，所有的读者都是生活的考官，而且那些内容常常已被别人甚至她自己写滥。但她愿意去做这样的挑战，“生活中许多东西是我们未写尽的。”她拒绝公式化的千篇一律，喜欢琢磨许多微妙难言的情愫，在不动声色中描摹真实生活中的暗流涌动，让文字始终葆有真切、自然、诗意、克制，尽可能把人世间共通的情感写得入骨。

在评论界看来，《心居》亦是家庭文学的一个样本。著名评论家汪政指出了“作家对家庭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借此释放的善意”，评价了滕肖澜写家庭生活的叙事策略，有可能正在开拓贴合当下社会与家庭变迁的新的书写可能。

近日，滕肖澜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专访。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 小说里的人物要像进了滚筒洗衣机那样

读品：《心居》里，“房子”是外壳，“人心”是内核，是怎么来考虑人物设置的？

滕肖澜：写小说肯定要有故事，但是我总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为了写人。写《心居》我就是想写形形色色的上海人，各个不同境遇、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一群人。四位主角我希望尽可能地带到各个层面，他们都或多或少跟房子有关，房子是一个切入点。像展翔，是暴发户，上海确实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很能够代表当时炒房获利的人群；施源是知青家庭，他代表的是可能本来家庭条件不错，但是错过买房、所有投资都失利的这样一个角色；顾清俞，我想的是写一个成功人士，但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她物质方面非常丰富，但是在情感上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她最终经历了情感和心灵的成长，变得通达；冯晓琴，是一个新上海人，她也有一定代表性，可能性格很普通，甚至是有些窘迫，但是她受到挫折以后，是可以迸发出力量的，到最后有了一种成功人士的味道。我最偏爱写的一种人物就是坚强的、乐观的，或许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总是充满力量，不苟且，也不特立独行，只是活出自己的一片精彩。

读品：塑造人物有什么“秘方”？

滕肖澜：我写小说的时候，有给人物写小传的习惯。每个人物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背后都有故事。当然和编剧写人物小传不一样，我写得很抽象，很多都是个人抒情方面的，就是把每个人物想得很透以后再写，可能小传里边有些东西全部写完以后发现未必能用得到，但是有了这个小传以后，再去写这个故事，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物是在我脑子里的，特别丰满，我蛮喜欢这种工作习惯的。

我写第一部长篇《城里的月光》时，责编老师说过一句话：小说里的人物要像进了滚筒洗衣机那样，从进去到出来，变个大样。当时编辑老师是针对我的初稿说的这句话，我一下子就听进去了。

## 滕肖澜

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五部，作品集十余部。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心居》入选2020年“中国好书”。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暨文化名家。

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就会特别留意人物的成长性，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具有成长性的不仅仅是主角。《心居》有葛玥这个人物，在小说里，是以她为结尾的。我之所以把不是主角的人物放在结局，有一种意思，就是不要小看她，她看上去很软弱，但到最后她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我希望人在特定的场合下，会迸发出很大的一种力量。我开玩笑说如果后面再写下去的话，第二部应该是葛玥作主角。

读品：顾清俞和冯晓琴的姑嫂关系是《心居》里一组重要的人物关系，她们身上承载的是什么？

滕肖澜：我不希望人物标签化，我希望她们尽可能地合理化。大姑子和弟媳妇，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外地人，感觉上就有天然的敌意。但其实我希望她们之间体现更多的反而是一种隐忍。到后期她们的矛盾，已经不是因为姑嫂之间那种天然敌对，而是受教育程度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两个女人，从人本身出发带来的一种冲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也正因为她们的矛盾不是因为偏见，她们最终能够达成和解。顾清俞自我成长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冯晓琴，会觉得我好像还是不能够认同你，我甚至也不能够完全原谅你，但是我好像真的有点理解你了。你也懂我，我也懂你，但是留有分寸。

过日子是暗流涌动，很多话不会说尽

读品：写现实生活，您的着力点在哪里？

滕肖澜：真实是要放在第一

## 希望小说里的人比生活中的人更克制

读品：我读到评论家汪政老师从“家庭文学”的视角出发对您作品的一个评价——“作家基于当下家庭矛盾冲突真实性的理解，在表现当下家庭冲突上，滕肖澜是有‘度’的”。您觉得写家庭生活的难度在哪里？冲突的“度”怎么把控？

滕肖澜：谢谢汪政老师的总结，让我很难为情。如果我现在写的是一个玄幻的东西，这方面的压力我就会少很多，因为每个人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如果是写家庭，家庭里边肯定生出亲情爱情，哪怕是平时没有故事的人，也会经历家庭，所以等于每个人都是你的考官。写家庭生活的难度是在这里。

我在设计《心居》人物的时候，比如冯晓琴，我想从她的角度她会怎么做，真的是从人物出发，而不是从可能每个人都会想的她会怎么做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出发，我想纯粹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文艺作品肯定要写矛盾和冲突，但是不是为了矛盾而矛盾，肯定也不是为了撒狗血。而是从人物的角度，从立场生发矛盾。我希望《心居》里的每个冲突都是自然而然地从人物本身出来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小说里的人比生活中的人甚至更克制一点。就电视剧而言，还真的挺难控制的，但是就我自己本身的创作而言，我希望每个人都是克制的，每个人做的事情都符合身份。

有一部韩剧《请回答1988》我很喜欢，反复看了好多遍，它最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没有什么故事，但还能让人看得这么有味道，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样本。写家庭生活，里面的那种分寸感真的还挺难把握的，需要找到平衡，不是说我找到那个点，我只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读品：您的作品一直在写上海和上海人的生活，被归为“海派文学”，在海派作家中，您喜欢谁的作品？就城市书写来说，《心居》的新下笔点是什么？

滕肖澜：我喜欢王安忆老师和金宇澄老师的作品，他们生动又悲悯地描摹这座城市的芸芸众生。写《心居》的下笔点我觉得是上海的包容度。我从小到大都一直生活在上海，我挺希望在作品里边能够挖掘出一些关于上海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些特点。不管你来没来过上海，熟不熟悉，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印象，其实有些印象跟我理解的上海人的印象，还是有些差别的。我希望能够在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里，向读者展现上海人的日子。

读品：最近在写什么新作？

滕肖澜：我在写一个长篇，大概不会像《心居》那么长，估计是十万字，现在写了一半。这也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作品，但这次我在技巧上做了一些尝试，跟之前风格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觉得挺有意思，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